

齐鲁民间生态影像系列

陶镇

TAO Z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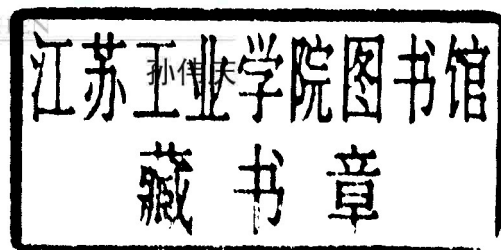
孙伟庆

山东友谊出版社

齐鲁民间生态影像系列



TAO ZHEN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陶镇/孙伟庆著.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737-220-2

I. 陶… II. 孙… III. ①古代陶瓷—简介—淄博市②乡镇—概况—淄博市 IV. K876.3 K29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4349号

责任编辑/扈志吉

装帧设计/肖 婷 车倩倩

文字统筹/程 方

文字资料/冯延伟 冯延华

校 对/翟俊红

书 名: 陶 镇

作 者: 孙伟庆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政编码: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0531) 82098756 82098142

发 行 部: (0531) 82098035 (传真)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260毫米×250毫米

印 张: 13

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9.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弁 言	王 颜 山
序	安 立 华
题 记	18
陶镇古窑	20
陶镇胡同	44
陶镇老屋	72
陶镇人家	96
陶镇民俗	138
后 记	152

齐鲁民间生态影像系列



TAO ZHEN

孙伟庆

山东友谊出版社

目 录

弁 言	王 颜 山
序	安 立 华
题 记	18
陶镇古窑	20
陶镇胡同	44
陶镇老屋	72
陶镇人家	96
陶镇民俗	138
后 记	152

弁言

王颜山

我的民盟同志孙伟庆听说博山区山头窑村一带的古窑、古街和民宅院落又在新一轮拆迁改造之中，急匆匆赶去抢拍了一部分纪实性照片，总算留下了一些推土机和挖掘机到来之前的原貌影像资料。当他把一摞照片拿给我看时，这一天正是世界博物馆日，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开始举办文化遗产展览月活动，中外各著名博物馆的联网直播进行四个小时，加上当天晚上的重播共计长达八小时。看到这种空前大剂量满堂灌式的专题直播，我兴奋不已。中外博物馆的镜头切换之中可谓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主持人和各位嘉宾深情生动的解说与赞叹使我更加对人类文明进步与良知由衷感叹和欢呼：人类因为拥有了文明便真正成为万物之灵！能够如临其境地及时观赏这种历史文化大餐，真乃平生视听之娱！然而我手中却拿着伟庆给我的那些照片。照片上那些散溢着浓郁历史文化信息和地域文化风情的老窑老街老房子老墙头在几星期、几天甚至就在几小时之前已经被夷为平地；伟庆君几次在我面前扼腕抚掌心急火燎述说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一霎时阻掩了我对电视直播节目的视听能力。

当今社会，在文化与经济发展发生碰撞时，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观和关于尊重与保护文化的急切呼号就可能显得被动与无奈。因此，在推土机和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那些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积累留存下来的古窑址、古街巷，那些十几代人生活栖息的老院子、老房子瞬间便圯倒无存化作瓦砾与灰土，而这些地方的老住户也同时俱作鸟兽散，一本厚厚的关于生产生活、关于喜怒哀乐的地方故事脚本陡然间变成一张白纸。我毕竟年近古稀了，在五十几年的经历之中已经对于以建设为口号的破坏见怪不怪，但是平均十年为一个周期的这类事情每次仍然使我怦然心跳久久不能抚平。

我们的民族历史太悠久，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就十分突出。好东西一多起来便不知珍惜，而破坏殆尽物种灭绝之后，却花钱再去复制，非古非今，不伦不类，假劣盛行。试看各地，此举鲜见否？回首既往，经历多年的持续破坏毁弃，老东西显得少了，伴随“经济大潮”的到来，有些人突然发现古玩旧货的巨大市场前景，于是乎公搜私淘，掘地三尺，“收藏热”骤然升温，一发不可收拾，风气之烈旷古未见。正值此际，我们在眼前物欲的张力之下却又走入一个更为可怕的误区，凡是不能据为己有的或者不能拿到市场中的则一概视为敝屣；凡是坐落在所谓“新区规划”范围之内或者被房地产开发商视为“开发”地段之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民俗文化旧地皆在消灭清除之列，根本不去想想这可能是湮灭民族历史文化内涵，割断民族文化命根的行为。

处于鲁中地区的山城博山对于中国版图而言可谓弹丸之地蕞尔之区，但是就这里千年以来的历史文化和地域风情而言却展示着典型而丰厚的内蕴和具有特色的品格。历久以来，炉窑炭三大业构成和催发着这一带的历史人文，其中尤以业陶为最。从一定意义上讲，消除了古往今来的陶瓷产业所积蓄的地方遗存，博山简直无历史文化可言。远至宋元时期，博山制陶勃然兴发。河北省磁州窑生产的影响与辐射一入淄博，迅即形成两道血脉，西由磁村东由万山向博山城区延伸。因此，只要按照考古的方法稍加掘探博山城区纵贯南北的地下文化堆积层，就可发清晰地看到几百年乃至一千多年以来北起五龙、北岭诸地，中经大街南与李家窑一带，经南向山头窑广方向依次发展聚集。时至明清，山头窑广之地则集其大成，但见窑址遍地，街巷密布，积淀丰厚，士民熙攘。千百年来博山窑工们的生产和生活遗存更是在地表贮留

了中国北方最为典型的民窑文化遗址与现存，各式窑口，深浅窑址，古板街巷，老墙老屋，错落宅院独具地域特色，和谐地构成北方陶都的形象标识和文化风情，以环境和形象语言向人们述说着历史，述说着已往的博山。它是解读博山产业型地域文化和民俗特色的鲜活的乡土教材，弥足珍贵。这种可视可感的古代产业遗址和因陶瓷产业而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民俗文化更是祖辈博山人安身立命笑傲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底气。如果没有了业陶业炉业炭的历史传承和痕迹，没有了那些满是匡钵叠色如古铜的街巷老屋，没有了那些四世同堂的宅院，博山人恐怕要在文化上迷失本性，恍恍然找不到心灵的归宿，一次次地神情落寞地面对虚浮的热闹，能不气馁而凄怆？

孙伟庆君是位很有艺术造诣又颇具思想深度的摄影家，多年以来创作了很多很好的作品。他大可以按照青年时代的人生设计，与时俱进地继续自己大有希望的摄影艺术之路轻松愉快地专下去，更多地参加一些业内的展览与比赛。但是新闻媒体记者的道义责任和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良知使他思考得更多，因此他便迅速地沉潜到地域历史文化的层面，关注既往，评鹭当今，思考未来，毅然地将摄影机对准了新生与毁灭，反映着视觉与感受，以悼亡悲今的心情与隐忧摄录下行将消失的文化与真实。说到这一点，我倒要再一次赞美科学技术的进步，摄影机能留住历史，能记录真实，在很久的未来也能让那时的人们知道今日的事情。否则，我们将来只能从文字记录中探寻历史，而古往今来记录和评述历史的若干文字有很多并不真实。这正如我们从各处的地层岩石中连一块恐龙化石都找不到，那么我们便只能凭空想像那遥远的与侏罗纪的生物状况，凭空想像的思维方法绝对是自欺欺人。所以，孙伟庆君近期的专题摄影能存留过去和记录当今当是一种

值得称赞的文化行为。

即使将印行的这册专题摄影集如何命名如何评价，原本已经超出了摄影艺术的范畴，所以只能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倒希望权将这册影集定为“上卷”，姑且也名之曰“老照片”；并希望孙伟庆君能继续在这一带拍摄大兴土木的情况以及几个月之后至迟一年之后的“旧貌换新颜”，并作为“下卷”，且名之曰“新景象”，突出展现新的魅力与钢筋水泥的强力。倘若有人将上下卷对照观读，一定会引发更多的感受和评说。我乃一个博山人，缘事而发口无遮拦地说了一些急切之言，对事不对人，未计正确与谬误，还是那句老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除此愚衷，遑论其他。

时在丁亥年初夏

（作者现任淄博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淄博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序

安立华

近日，伟庆先生来访，带来了他的新作《陶镇》的初稿，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和惊喜，因为在此之前有关淄博窑文化方面的文章与书籍实在是太少了，致力于这方面研究与探寻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陶镇》，虽然按作者说法是一本纪实性摄影作品，但在我看来却不单如此，而是有记录、有观察、有考证、有想法，因之而有深度的一本好书。显然，作者在最初的选题和立意时是作了一番“文化”方面思考的。

谈到淄博的古窑，我就忍不住想说上几句。因为据我所知，由于考古部门很少对淄博的古瓷窑址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研究与发掘，因此，唐代以前的窑是什么样子至今仍然是个谜。现在，能在地面上看到的这些圆形的馒头窑，多是清代、民国时期，甚或解放初期建造的，这些古窑虽然建造时间并不长，但其源头却可以追溯至宋代。也就是说，在大概千余年间淄博陶瓷基本就是使用这种窑炉来烧制生产瓷器，其间，虽然陶业几经兴衰嬗变，然其窑炉形制却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现存的百年古窑，事实上已经成为自宋金以来淄博陶瓷历史与发展的重要见证物，其所具有的文物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以及艺术美学等等诸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但，如果你能对淄博古窑的现存状况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就会发现，由于这些古窑早就弃之不用，自然和人为的损毁情况十分严重。以当年的八大窑场为例，现只有渭头河、福山、八陡、北岭还残有数座，相对较为集中一点的大概只有山头（陶镇）这一个地方了。山头的古窑之所以能够存留较多，主要又是因为这些古窑多零星地散落在各居家住户中，或充当院墙一

角，或变为杂物储藏间，总之，还是有些用处的。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山头古窑未来命运将会如何？不能不令人担忧！

我曾去过国内几个著名陶瓷产区。在景德镇，我强烈地感受到景德镇人对于自己传统陶瓷文化的尊重。许多古代的瓷窑遗址、遗迹、遗物、制瓷作坊被完好地保护起来、展示出来，供游人参观。景德镇人自豪地将自己的窑称作镇窑，据称是综合了龙窑、阶级窑和葫芦窑的优点，又参考北方馒头窑的长处而发明的。现存最完整且时代最早的一座镇窑，为明代所建，并因烧造过官窑瓷器而闻名，至今仍还能使用，不过出于对古迹文物的保护考虑，现更多的是用作研究与观赏了。

广东石湾地区的窑，多为龙窑，其特点是依山势而建，前低后高，窑体巨长，故此称谓。有意思的是，石湾人把自己的窑称作“灶”，而烧制出的陶艺则称作“公仔”，由此可见南北文化之差异。现存最为著名的2处古窑分别为“同庆灶”和“南风古灶”。由于保存完好，建筑特点突出，加之服务设施配套，每日引来无数参观者。颇具启示意义的是，“同庆灶”是由一家现代化陶瓷企业向国家申请进行保护的，这家名为“佛山美术陶瓷厂”的企业，一直把博物馆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来建设。厂区内还同时建有“石湾公仔博物馆”、“刘传纪念馆”、“现代陶艺馆”等，在这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与淄博窑文化特征相类似的河北磁州窑，以其白地黑花艺术享誉海内外。为了进一步弘扬磁州窑文化，2003年，当地政府

投巨资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磁州窑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再一次将海内外的目光聚焦到了峰峰地区的磁州窑场，其宣传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著名学者宋伯胤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曾写信给我，称：“在中国陶瓷史上，至今仍有2个空白，其中之一就是淄博窑。”对于这话，当时我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淄博窑也算是中国古代名窑吧，怎么是空白呢？现在想想，这话说得是有根有据、意味深长的。

还是回到《陶镇》这本书。

《陶镇》的作者伟庆先生是一位专业摄影家而非考古学家，在摄影家的眼里，古窑不过是所拍摄对象的一种背景而已，作者致力表现的恐怕还是那些世代“以窑为业，以陶为生”的陶镇人——他们的生活、历史、文化、习俗，以及现在的生存环境与状态。作者花数月时间用镜头将这些曾经发生并仍在延续着的“故实”忠实地记录下来，除了被这座千年古镇所特有的“景致”所吸引之外，我想也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不然的话，作者就不会显得如此地焦虑与急迫。就在不久前，当伟庆先生再次赶往窑镇想补拍点什么东西的时候，果然，一大片古窑和民居已在轰鸣的机器声中被推倒铲平了……

一座即将消失的陶镇，在伟庆的镜头中被“抢救”和“保存”了下来。在我的眼里，《陶镇》的每一页图片都是万般的珍贵。

2007年6月于“乐鱼书屋”

（作者现任淄博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山东省民间陶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